

## 孟城驛



## 从高邮到高密

□ 周荣池

乙巳新正,如高密东北乡一行。吾县亦有“东北乡”之谓,一如古人贺号代称,乃东北向诸如临泽等镇乡共名——从高邮到高密,彼处东北乡原亦是位于小城东的乡村盖指。一座城池,走出汪曾祺或者莫言一样的文人,土地、河流乃至草木都长出文绉绉的脾性,轻盈、诗意而且浪漫,将土俗的地名都被淹没了。

莫说不是为了一位作家赶往东北乡,一早抵达的热情与期盼已经表明一切。同行几位虽不似我以舞文弄墨为生,但多少知道这个地方出“红高粱”——故事和种子一样是顽强的,能在人心里发芽生根。不一样的种子,不一样的泥土,却能同在一样的人心里生长。一早东北乡的街道仍沉浸在年节的喜庆与安闲中,沿途商家依旧闭户,红彤彤的春联倒是仍有古老的气氛。倘若是日早晨在高邮的街头,定乃到处亲朋相约早茶欢聚,享受蒸笼间茶点上水汽氤氲的美妙。在高密,从城市到东北乡的一路都不见早餐店铺开张,同行者戏言这真如作家先生的名字一样:莫言。四顾周旋,终于在一家饺子店门口见到有人进出,上前询问才知道女店家也要出门拜年,留一老妇在住家店中。一番问询商量,勉强愿意煮几种饺子待客,并让出后厨及用具,我们反客为主掌勺煎鸡蛋。这倒也显得亲切,只是老妇对我们几位不速之客仍颇为不安,生怕操作不当或弄错了鸡蛋的数量。说是饭店后厨,实在如家中厨房普通而凌乱。好在火一起来,大家心里就热乎了。一种“年味饺子”的馅心不知道究竟何物,但比豆腐馅的味道浓厚,比韭菜馅的内容复杂,从价格也大概能猜出“年味”的厚重之意。倘在吾乡高邮,早茶是年节间游子食客的要事,断不会这般清冷朴素——可见“各处乡风”,食俗就像农俗“十里不同风”,当然人们想着肚子吃饱和期待庄稼成熟,倒共有殊途同归的道理。

肚子里有了二两热食,人就丢了慌张张起来体面和勇气,抹抹嘴上的油面想起来此行的目的地:一位作家的旧居。其实也就是过去的老屋,要不是那些满纸烟云的故事,那些屋舍与吾乡的敝庐一样莫可多言。文字、文学或者文化就是这样的,像一朵看似可有可无的轻盈云朵,偏又能生出扰动人间的风雨,让本来踏实的日子有了不一样的滋味,这是日常的生机也可谓天机。旧居前临屋的老人,从房子里一一搬出要兜售的商品(可想傍晚还要一一搬回去),现在因为一处早年邻人旧居的名气,这些从义乌小商品市场来的物件成为他的庄稼。很显然他依旧像当年种地一样,对天时和泥土满含着耿直或者暴躁。他像我的父亲一样,大口向干净的清晨吐痰。他浓厚的方言就像是密语一样难懂,但是鲁莽或者不安是显而易见的。他把音乐开到最大的动静,可能这样可以掩饰某种自己也无奈何的情绪。那种音乐是流行而高亢的,他恐怕也未必懂得。为了流于俗套讨好顾客,他可能把心里熟悉且中意的本地歌调给压抑起来。这在一个早晨形成某种隐喻,我们的父辈都面临这种寓含于肉身与心灵的对抗。

我没有去思索,这样的土地如何能种出“透明的红萝卜”。就像是我基本深居在高邮,也搞不明白小公子为什么要面临“受戒”。同行者去寻找一

种叫做“炉包”的美食去了,我走了一段返程的路,又心有不甘地折回旧居的院落里。来人逐渐多起来,很显然大多数留影的人们脸上有关于文学的虔诚。这个遥远院落早晨有种魅力,就是让懂得或者无知的人们都形成笃定的虔诚。故事就像是无需水土也能疯长的种子,在每一个虚实相生的角落衍生出无限的可能。院子里的陈设,用相机轻易就能记录,可是一抬头看见树梢间虚无的天空,就明白真正神秘而永恒的,是转瞬即逝的云朵。

周边相邻的屋舍多沉默不语(也可见各地一致阵势的社区建筑,那些算不上是屋舍),就像是看惯世事的老人。一处院落已经丢失了主人,但同样也贴了春联(主人可能除夕匆匆从城里赶来又离开),印着九州同庆的吉祥文字。如旧居院门上有“天赐平安福,地发富贵财”,这样的联语像厚实的土话,实诚又亲切。这是一方水土的脾气,在汪曾祺家巷的故居,贴的是宋人程颢旧句“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”,可这对凡人俗世显得有些隔膜。但同样像老街上人自得其乐的秉性,也是适合的——好在都贴在春节的门上,万年红沉静的喜庆中布满俗世的平安与喜悦。

旧居住南便见河堤出地面颇高,故意无视台阶从草间攀登上去也不艰难。读过几本书的人,就是学得了点人所不屑的矫情。本来设好的通途偏偏视而不见,走没有走过的路好像才是文化,并期待此后有人接续着走出新路。已经设置好的路,坚硬如水泥的路数,是便利但也冷漠的文明,好像就少了几分滋味。没有这点矫情,泥土上就长不出故事一样的情思来,也可能吃饱了就不再想读书或写书的事。转身再看那些黄泥墙上的字:“高密炉包”,好像是冒着腾腾热气的实物,又竟然似要比印刷的更美一些。看见河对岸不远处的文学馆,它的陈设自然是现代而巍峨的,但不如这些土色的屋舍令人牵肠挂肚。遥想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院落,也有令人称叹的建筑鳞次栉比,可好像依旧只有那几块青砖旧瓦所着的青苔瓦松,才有修辞一般的动人心弦。

芦花越冬见春时依旧茂盛。高密或者高邮东北乡所在同是平原,长势喜人的芦花竟然也如出一辙。芦花从抽穗到落萼都持有一种恒定的色彩,这需要一种无比冷静的心态。不去争奇斗艳,自有平静超然。在胶河边上,我几乎失态地奔走于芦苇丛中,全然不管沾满全身的草叶和芦絮。深入一片芦苇丛中,就像淹没在文字的世界里,体味生动、跌落深情甚至因为无知而窒息,一时间想要握住无数明知虚空的真实。折断那些无辜的芦苇穗头,我贪心地要将它们带回自己平原的书房,我觉得这也是大淖河边的芦苇,是庵赵庄的芦苇,是没有去过的沙家浜的芦苇。芦苇被折断的声音,清脆而动人,就像纸上沙沙作响的书写,这些动静比读书更令人神往。我不会忘记,它们站在胶河边,高挑而密集的情形。

胶河上冻了。冰封着河心的芦苇,坚实而又浪漫。辞别之际又跳下车来,在桥上以蜿蜒的冰河为背景留下行影。我像一棵奔走的芦苇,从高邮到高密以及远方,心里总装着河水、土地以及芦苇头顶上流过的云。

男女老少乐开怀。

锣鼓一打响连天,  
军属门前来拜年,  
光荣人家人人敬,  
幸福日子比蜜甜。

……

在花鼓莲湘队表演的当儿,大队支书和大队长合作,将印有“光荣人家”四个金光闪闪大字的大红条幅,恭恭敬敬地贴到军属家的大门上。这时,军属们喜笑颜开,一家人都忙起来了,有的燃放鞭炮,有的散香烟给大人们,有的拿糖果和葵花、花生散给跟着凑热闹的小孩子们。

于是,我收获的时候到了。我灵巧得像猴子一样,窜到散糖果和葵花、花生的人面前,一边不停地说着“恭喜恭喜,光荣人家”,一边翻开早已准备好的小书包,让人家朝里面放糖果和葵花、花生什么的。你这会知道我为什么背个小空书包了吧。因为我上身衣服只有两个小口袋,下身裤子根本没有口袋,拜年得到的吃食装不了几把,所以,我自作聪明背个小空书包,既方便妥当,又放得多。

拜完这一家,我又随着队伍去赶下一家。我们村的军属、烈属、退伍复员军人有十多家,我是家家都拜到。一个圈子转下来,小书包早已鼓鼓的了。

儿时拜军属年,虽已过去70多年,但每每想起,仍然开心。

## 孔子的论人之道

□ 姚正安

近些年读了不少评论中外名人的著述,其中还有不同作者对同一位名人的评价。因为是名人,所以不缺少林林总总的参考资料。比照来看,有的公允,有的偏颇,有的甚至到了“爱之欲其生,恶之欲其死”(孔子语,意为喜欢他时希望他活下去,厌恶他时又希望他死去)的地步。对于同一个人,既希望生,又希望死,不仅是作者的疑惑,也使读者疑惑。至于无限放大其长处亮点,缩小以至隐去弱点、不足,在古今中外的评论界已经不足为奇。

两千多年前,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对商纣王其人作出评价。《论语·子张》记载:“子贡曰:‘纣之不善,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,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’”子贡说:“商纣王的不善,没有传说的那样严重。所以,君子厌恶身居低下的处境,因为一旦这样,别人就会把天下一切坏名声都归结到他的身上。”子贡或许是史上第一个为纣王翻案的。商纣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,其功过是非,历史是有定评的。子贡所说,反映了评论界存在的“墙倒众人推”的现象。

如何评价人、评价一位名人,孔子在二千年前就给我们做出了示范。

孔子曾说:“吾之于人也,谁毁谁誉?如有所誉者,其有所试矣。斯民也,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

某一天,学生们与孔子谈起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。孔子说:“我对于别人,毁谤过谁,又赞誉过谁呢?如果有赞誉之人的话,那这个人一定是我经过实践检验了的。比如我赞誉的三代(夏、商、周)之民,他们是三代正道直行的真正原因,我所以要赞誉他们。”

这段话表明了孔子的论人之道,亦即对于别人的评价,既不无视真实而毁谤,也不违背事实而过誉。若是称赞某人一定是经过检验的。要言之,对别人否定或者肯定,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,客观公正,不带个人好恶。

阅读《论语》,孔子不缺少对历史人物和当时名人的评价。可以说,孔子是历史上最早开展人物评论活动的学者。他的评价对后来者认识了解历史人物提供了帮助,对后世开展人物评价活动,起到了示范作用。

看看孔子是如何评价管仲的。管仲是春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、改革家,对于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。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、子贡对管仲的品德就曾抱怀疑态度。

子路曰:“桓公杀公子纠,召忽死之,管仲不死。”曰:“未仁乎?”子曰:“桓公九合诸侯,不以兵车,管仲之力也!如其仁!如其仁!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

子路所说的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685年,已经距孔子时代一百多年。当时,齐襄公去世,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王位。召忽和管仲是公子纠的家臣。王位争夺战以公子小白胜利而告终。公子小白,亦即后来的齐桓公。公子纠被杀,召忽殉节而自杀,而管仲却成了公子小白的俘虏,最后又成为齐国的宰相。

子路以勇力著称,富有侠气,许是从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角度,认为管仲“未仁乎”,也就是说管仲这样做是没有仁德吧。

对于子路的疑问,孔子直接说:“齐桓公多次召集各路诸侯会盟,不动用武力却称了霸,这都是管仲的功劳啊!这就是他的仁德!这就是他的仁德!”

孔子从管仲辅佐齐桓公实现“尊王攘夷”、拥护周王朝,称霸不伤害民众,维护诸侯间和谐稳定的角度,对管仲给予赞扬,也以此区别召忽之死与管仲相齐的根本区别与历史作用。孔子用反复手法——如其仁,如其仁——赞扬一个人的仁德,在《论语》中是绝无仅有的。

说不清是什么时候,子贡也就同一问题,请教于老师。

子贡曰:“管仲非仁者与(欤)?桓公

杀公子纠,不能死,又相之。”子曰:“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,吾其被(披)发左衽矣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,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

子贡一开口就对管仲的品德作出了自己的判断,说:“管仲不能算作仁人吧?桓公杀了公子纠,管仲没有为主殉节而死,反而当了桓公的宰相。”子贡说管仲不仁的理由,依然是主死而仆获。

孔子换了一个角度,即从民众获得的利益来回答子贡。孔子说:“管仲辅佐齐桓公,使齐国称霸诸侯,匡正天下,民众到如今都享受着他的好处。如果没有管仲,恐怕我们也会像夷狄人一样披头散发、衣襟朝左开着呢(意思是不开化)。难道让管仲像一般男女一样,为了小信小义,用绳索自灭在沟渠边而没人知道吗?”

孔子用对比手法肯定了管仲的大仁大义,高度评价了管仲所为的历史作用。至此,一位仁义的管仲矗立在读者面前。子路、子贡一定是懂了,因为他们再也没有针对管仲的品德问题提出过疑问。

但是,对于管仲,孔子也不是全盘肯定,他对管仲也有过否定的评价。

子曰:“管仲之器小哉!”或曰:“管仲俭乎?”曰:“管仲有三归,官事不摄,焉得俭?”“然则管仲知礼乎?”曰:“邦君树塞门(塞门:影壁墙。周礼规定,天子与诸侯国君方可设置),管氏亦树塞门;邦君为两君之好,有反站(站:摆放酒杯等器皿的土台子),管氏亦有反站。管氏而知礼,孰不知礼?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

孔子说:“管仲这个人的器量真够小啊!”有人问:“管仲节俭吗?”孔子说:“管仲家有四处仓库,他家用的管事人员都是一人管一事,从不兼职,怎么能说他节俭呢?”又有人问:“那么你说管仲懂得礼节吗?”孔子说:“国君门口立照壁,管仲家门口也立照壁;国君有会见盟国国君时专设的反站,管仲也设一个。管仲要懂礼,那谁不懂礼呢?”

孔子首先给管仲一个总的的评价,说管仲器量太小。接着,用问答题式指出了管仲存在的两大问题,一是不节俭,二是越礼。

孔子没有因为管仲是一代名臣而“一好百好”,而是尊重事实,有功说功,有过说过,使管仲成为一个真实立体的人。瑕不掩瑜,有谁因为管仲身上的不足而否认其伟大呢?

孔子对伟人的评价实事求是,对政敌的评价也能客观公正。

《史记》记载,公元前518年(鲁昭公二十五年),三十五岁的孔子,因鲁国内乱而出走齐国。经过别人的引荐,得到齐景公的接见,并回答齐景公的问政,备受争议的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就是孔子给齐景公开出的药方。齐景公非常满意,不仅准备重用孔子,而且欲以尼溪之地封给孔子。但是,齐景公的想法却遭到了齐相晏婴的反对,晏婴列举了儒者的种种弊病,致齐景公疏远孔子,直至以“吾老矣,弗能用也”为借口,驱逐孔子,孔子因此回到鲁国。

从常情来说,孔子不泼晏婴的脏水就很不错了。试想一下,如果不是晏婴的阻挠,孔子不至于直到五十一岁才走上政坛。然而孔子就是孔子。谈到晏婴,孔子说:“晏平仲善于与人交往,相处久了,人们就愈加敬重他。”(子曰:“晏平仲善于与人交,久而敬之。”《论语·公冶长》)

孔子论人之公心由此可见。

孔子论人不认人,认的是事实,认的是宏大时代背景下被评人物的表现及其作用,所以,孔子对各类人物作出的评价,大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拿孔子的论人原则衡量当下的论人活动,有很多值得反思和修正的方面。凭一己之爱恨,把人物捧上天或压到地,都是偏颇的,对被评人物是极不负责任的,对世道人心也毫无益处。这就告诉我们,持平不可不公,不可不慎。

## 儿时拜军属年

□ 陈治文

儿时,大年初一拜军属年,是我们老家每年必做的拥军优属的一件大事。

大年初一大早,刚吃过饺子、大圆子,村头的锣鼓就响起来,村里给军属拜年开始了。我赶忙背上早已清空的小书包,迎着锣鼓,向拜军属年的队伍飞跑过去。为什么这样猴急呀,因为跟随着去拜军属年既热闹又好玩,还有不少好处呢!

拜军属年可气派、热闹了。一般是由大队支书和大队长带队,有四人各执锣、鼓、钹子、钹组成锣鼓乐队,边走边敲打,威武雄壮,令人振奋喜庆。还有十人左右的花鼓莲湘队,打扮得鲜艳光彩的姑娘们,边走边拍打莲湘,发出“嚓嚓嚓,嚓嚓嚓”有节奏的美妙音响,让人听了开心、舒畅。人人喜气洋洋,一溜长队走过来,谁见了都禁不住要夸赞几声。我在拜年队伍里跑前跑后,忙得不得了,好玩得很。

队伍一到军属家门口,锣鼓敲得更起劲了;花鼓莲湘队分两排打起眼花缭乱的莲湘来,边打边唱:

锣鼓一打格排排,  
军属门前把年拜。  
保家卫国真光荣,